

北大荒的女车长

BEIDAHUANG DE NÜCHEZHANG

李广生 著



**古稀老人
首部作品**

**笔耕六载 精心打磨
忆往昔岁月**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北大荒的女车长

BEIDAHUANG DE NÜCHEZHANG

李广生 著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北大荒的女车长 / 李广生著. —西安: 陕西

人民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 - 7 - 224 - 11771 - 4

I. ①北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 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313118 号

北大荒的女车长

作 者 李广生

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
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: 710003)

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6 开 23 印张 1 插页

字 数 350 千字

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224 - 11771 - 4

定 价 39.00 元

谨以此书

纪念那些把青春献给北大荒的第一代垦荒者

前言

我把小说《北大荒的女车长》呈现在您面前。

曾经的北大荒，如今已经变成北大仓。当初的老垦们，现在也都是爷爷奶奶级的人物了。有人要问，当初的北大荒是什么样呢？请您拿起《北大荒的女车长》读一读，当初原生态的北大荒就会扑面而来，不仅是自然景观，还有那些二三十岁的垦荒队员们，说不定还有你熟悉的老前辈的身影呢。

二〇〇八年春，一个朋友打来电话对我说，你还记得今年是什么年吗？是咱们到北大荒五十周年哪，你写点儿东西，纪念那些逝去的岁月吧。我回答：算了吧，时间过去太久了，许多事情都忘了，当时在意的事情，也被岁月冲淡了，再说，我已经离开垦区多年。就这样拒绝了。过了几天，第二个朋友来电话，提出同样的要求。又过了几天，第三个朋友来电话也提出这个要求。我想事不过三，但这次没拒绝也没答应，而是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。我对他说：你写吧，就写你自己，你干得突出，成绩显著，到时候，我帮你修改。他同意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电话又打来了：我不能写哦，一写就睡不着觉呢。

对于这位朋友的睡不着觉，我完全理解，因为对往事的回忆，有甜蜜也有痛苦，往往痛苦多于甜蜜。不管怎么说，对于七十多岁

的老人，睡不着觉，毕竟是大事。我说，那就别写了吧，不能损害健康啊！他也同意，这事就此搁下了。

但是，他们的鼓动，却唤起我潜意识中的一种欲望：真就不能写点儿什么？把熟悉的人在眼前滤了一遍，想到有一位女拖拉机手值得一写。我把想法跟朋友们沟通后，他们表示赞成，并愿意提供帮助。后来，经过大家的努力，竟奇迹般地找到了离休多年、居住外地的那位女拖拉机手，以及当时生产队的部分领导和同志。他们都很支持，并提供了一些素材。因此，我就以北大荒850农场为背景，以齐治平为原型开始构思小说。可以说，没有这些朋友的提议、鼓励、帮助和支持，就没有《北大荒的女车长》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它是集体创作的成果，我仅是执笔者。

初稿出来以后，我通过网络传给朋友们看，大家又提出许多修改意见，包括错别字的纠正、情节的安排、景物的描写、人物的刻画等等。

莽莽荒原，一望无边，十万转业官兵，安营扎寨，向荒原开战，多么壮观，多么壮烈啊！有一位女性同胞，干部不当，医生不当，一心要开拖拉机。正如毛主席的一句诗词：“中华儿女多奇志，不爱红装爱武装。”她，爱上了拖拉机。

她的要求不被领导理解，但她不灰心，锲而不舍，终于走进以男性为主的机务队伍。从来没摸过机器的她，从助手做起，后来当上驾驶员，再后来当上“三八”女子包车组的车长，成为完达山农场唯一一位女车长。她所经历的酸甜苦辣脏，不言而喻。通过她，可以看到第一代北大荒人，那种战天斗地的精神风貌。

梁军是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，齐治平是不是军垦战线上的第一位女拖拉机手，是不是第一位女车长或是唯一的女车长，需要进一步考证。她性格开朗，思想境界高尚，能吃大苦耐大劳。我有幸与她在一个生产队，甚至有一段时间，我们在一个机务队开拖拉

机，说起来也算是老朋友了。但是，当拿起笔来写她的时候，却感到词汇太少，笔力太弱，常常因为寻找一个准确的词儿，而反侧、焦急、愧疚，就像一个低劣的人物肖像画家，只能画出人物的外表，而不能表现其内心世界，这是受我的水平所限。

此次是我第一次写书，应该也是最后一次。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能够再现当时的场景和人物。它不仅是对我的青春岁月的回望，更是对那个年代、那些人的重温。

目 录

- / 第一章 徒步走向荒原 1
- / 第二章 最初的生活 14
- / 第三章 搭马架子、住马架子 24
- / 第四章 齐福琴继续要求开拖拉机 36
- / 第五章 齐福琴学“艺” 53
- / 第六章 欢迎新战友 72
- / 第七章 排水大会战 90
- / 第八章 生产队办机务培训班 102
- / 第九章 齐福琴当驾驶员 111
- / 第十章 驰援山东 133
- / 第十一章 看似有情却分飞 144
- / 第十二章 齐福琴当车长 165
 - 一、挑战千亩遇到绵绵淫雨 165
 - 二、王震部长视察灾情 183
 - 三、北京有个邮购书店 186
 - 四、老“铁兵”结婚了 194
 - 五、拉木遭遇“大烟炮” 200
 - 六、煮熟的“鸭子”跑了 208
 - 七、北大荒渡灾荒 217
 - 八、日播千亩挑战失败 222

- / 第十三章 开垦最后的荒地 225
- / 第十四章 齐福琴要求入党 257
- / 第十五章 齐福琴受伤 284
- / 第十六章 别亦难 309
- / 第十七章 后来发生的几件事 332
- / 第十八章 回访完达山 338
- / 附： 真实就是力量——《北大荒的女车长》读后 355
- / 后记 357

第一章

徒步走向荒原

一九五四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，派五百官兵进驻荒原，拉开了大规模开发建设北大荒的序幕；一九五六年，万余名铁道兵转业复员干部和战士来到荒原，搭起了开发建设北大荒的骨架；一九五八年，十万转业官兵挺进荒原，掀起了大规模开发建设北大荒的高潮。

齐福琴，陕西商县人，十万转业官兵中的一员，当年二十八岁，中上个头，上身黄棉袄，下身蓝棉裤，腰扎武装带，虽没戴军衔，但显得英姿勃勃。她是某大军区空军后勤部医院的药剂师，中尉军官，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。为了一心投入荒原的开发和建设，出发前把孩子交给母亲照看，她同丈夫谭建智，一同加入了垦荒大军的行列。

这十万转业官兵，在一九五八年的三四月份，从全国各地纷纷向黑龙江省东北部一个边陲小镇密山集中，然后，他们再乘坐汽车进入各个开荒点。密山是当时火车终点站，也是荒原的南大门。由于天下大雪，道路受阻，也由于一时间来人太多、太集中，汽车准备不足等原因，没能把进来的人及时送走，致

使密山小镇在较短时间内，便滞留一万多人，而且每天还有多趟送人专列开进，吃住都成了问题。旅馆住满了，招待所住满了，大车店住满了，政府机关会议室、礼堂也都住满了，还动员有条件的市民腾房接纳。一时间“满城尽是黄棉袄”。

齐福琴所在的某空军后勤部有四十多人，四月上旬到达密山，等了五天还没走成，人人心中都很着急。他们每天都走出城外，察看道路，了解运送情况。看到的是从没见过过的厚厚的积雪和被雪覆盖的广阔原野，多台推土机在不同的路口顽强地疏通道路。这时，共和国上将、农垦部部长王震将军从北京来到密山。四月中旬的某一天，在火车站广场搭了一个简易台子，召开动员大会。台子上方悬挂着“欢迎参加开垦北大荒的同志们”的大字会标，右侧挂着王震将军亲笔书写的两个条幅：“红军不怕远征难，万水千山只等闲”和“英雄奔赴北大荒，好汉建设黑龙江”。

滞留人员全来了，黑压压的一大片。许多老百姓也来凑热闹，想看看王震将军——他们心中英雄——的风采。王震将军身着便装，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，对大家讲话：“亲爱的同志们，大家好，你们辛苦了！”台下齐喊：“首长好！”“首长辛苦了！”

王震将军高兴地提高嗓音：“同志们！你们都是来自祖国陆、海、空各军种、各兵种，英勇善战的指战员，今天，脱下戎装，换上农装，为了什么呢？就是为了响应党中央、中央军委的号召，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，把北大荒，建成北大仓，给国家生产更多粮食。你们说，光荣不光荣啊？”台下齐声回答：“光荣！光荣！”

王震将军越讲越兴奋：“你们过去，是和拿着真枪实弹的敌人做斗争，把敌人打败了，赶跑了，现在，国家要建设，你们又满怀豪情，来到北大荒，要打一场特殊的战斗——向荒原开战。可是，我要告诉你们，目前，你们所面临的这场战斗，没有硝烟，没有枪炮声，有的是蓝天白云下面，沉睡千年的肥沃荒原，等待你们去开发。没有房子，没有道路，没有人烟，条件很艰苦啊。现在又赶上天下大雪，怎么办呢？我们能被大雪吓住、难住吗？不能！绝不能！！我要求（注意，王震将军没用‘命令’二字）你们，背起背包，挽起裤腿，

像当年打仗那样，奔向开荒的战场，你们说行不行啊？”

整个人群沸腾了。“坚决响应首长号召，向荒原进军！向荒原开战！”四面八方响起排山倒海、震耳欲聋的吼声。一万多名转业官兵，个个心潮澎湃。王震将军的讲话，简短、热情、有力，对大家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。

齐福琴站在前排，紧靠主席台，她自发领着大家呼喊口号。由于她天生大嗓门，喊的声音洪亮，手也举得高，又十分投入，王震将军看到了，便派人把她叫到主席台上。齐福琴给王震将军敬了一个军礼，快乐地高声喊道：“王司令员！您好！我跟您到过新疆。”王震将军乐呵呵地说：“好哇，看来你是‘老兵’了。‘老兵’就要处处做表率呀。”“请司令员放心，我不会辜负您的期望。”

王震将军让她坐在自己身边，亲切地问她：“小同志，你叫什么名字，多大了，来自哪个部队，在军中任何职，爱人是否同来，是自愿的吗？”齐福琴一一做了回答。将军又问：“你今后有何打算哪？”齐福琴略加思索地说：“部长，我想开拖拉机。”

将军听后开怀大笑：“好哇，我支持，你去开吧。我们已经有一批拖拉机，但还不够，从老大哥那里进口的拖拉机，很快就能运到，全部拨给黑龙江垦区。用不了多久，我们国家还要生产自己的拖拉机。我们要建立机械化大农场群，需要大批拖拉机，也需要大批的拖拉机手，女拖拉机手多了，可以成立女子包车组，和男同志展开竞赛，那不是很有意思吗？北大荒现在艰苦，前景美好啊。要看到前途，看到发展，要有信心，小同志！”齐福琴激动得跳起来，宣誓般地说：“王部长，我一定按您的要求去做。”又向他敬了一个军礼，然后跑下主席台，回到丈夫身边，回到同志们中间。大家把她围上，问长问短。齐福琴一五一十地做了回答。此刻，她感到深受重托和信任，幸福感涌遍全身。

有一个叫郭信泉的年轻战士，带着怀疑的口气问她：“齐大夫，你见过拖拉机是什么样吗？”齐福琴信心十足地回答：“我没见过。但是，王震部长说，这里已经有拖拉机，还要从我们的老大哥苏联进口大批拖拉机，用不了几年，我们国家就能生产自己的拖拉机了。苏联的集体农庄都使用拖拉机干活，大大

减轻劳动者的负担。苏联帮助我国建立的第一个大型机械化国营农场——中苏友谊农场，就在黑龙江省，机械化程度很高。我国几年前，就培养了第一个女拖拉机手，叫梁军……”齐福琴滔滔不绝地说的这些话，有的是王震部长刚才对她讲的，有一些则是报纸上曾经报道过的。但是，当时没几个人相信，齐福琴能开拖拉机。只有一个人除外，他对齐福琴坚信不疑，这个人就是她的丈夫谭建智。因为他太了解齐福琴，妻子绝不是一个说空话的人。他们是一对恩爱有加的夫妻，此刻，丈夫紧紧地握着她的手，表示信任和支持，虽然没说一句话……

这是一次动员广大转业官兵徒步向荒原进军的大会，同时，也告诉大家，北大荒的生活开始了，考验他们的时刻提前来到了。散会以后，大家都做了准备，一旦接到通知就立即出发。会后的第三天，终于排到齐福琴他们了，密山接待站派人通知，要求他们每人上街购买三天备用的食品。

大家立即展开大采购。他们发现，密山小城的面包、饼干、馒头、烙饼以及牛肉罐头、海鱼罐头等，基本被抢购一空。新鲜水果一律没有，因为本地不产水果，南方的一时运不进来（天气仍然寒冷，娇贵的水果经不起这寒冷的考验）。有一种冻梨，圆圆的，黑黑的，比鸡蛋大一些，硬邦邦的，大家说它像驴屎蛋子，谁也不敢买，买了也不会吃（啃不动）。其实，这种梨也是南方产的，原来是浅黄色，到了北方因受冻，才变黑的，但吃起来还不错。还有一种密山特产——兔子肉，又叫熏猫肉，很被大家看好，表皮金黄，又嫩又香，看了就让人流口水，自然是抢手货。几天之内，密山周围的野兔，数量大大减少。每个人按照要求，备足了食物。

过了几天，终于等来了出发的日子，大家的心情格外兴奋。一大早，带队的秦参谋，带领四十多人，集中在旅馆外面窄窄的街道上，站好队，清点人数。他手拿名册进行点名。当点到郭信泉时，没人答应，又连喊两遍仍没人答应，他问大家，谁知道郭信泉同志到哪去了？有人回答，好像昨天就没看到他。秦参谋在他的名字下面，画一个问号。他判断是脱队，心情立刻沉重起来。大家你瞅瞅我，我瞅瞅你，都心照不宣：这小子鞋底抹油——溜了。

缺一个人，并不影响计划的实施。秦参谋把领来的几位“黄棉袄”介绍

给大家。他们有的戴棉军帽，有的戴狗皮帽，都把帽耳放下，使自己的耳朵不被冻着。早晨，外面实在冷，呼出的气体立即变成浓雾，并在帽耳的皮毛上结成白霜。有位中等个头的“黄棉袄”讲话：“同志们，辛苦了！我是完达山农场驻密山办事处的代表，我叫应宗任。同志们来这儿几天了，也没有抽出时间去看望大家，感到很抱歉。原来计划同志们到密山以后，稍事休息，就用汽车把大家送到目的地，没想到老天爷跟我们较劲，也许是考验我们吧，连下几场大雪，把道路给堵了，进来的人送不出去，造成大批人员滞留……同志们吃不好，睡不好，休息不好，我代表铁道兵农垦局密山办事处，代表完达山农场，向同志们表示歉意。”他举起右手，给大家敬一个礼。大家回答：“谢谢首长！”

接着，这位“首长”讲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：同志们要去的地方，是三分场第一生产队，离密山大约二百多里，领导考虑大家带的东西多，也比较重，特配一台拖拉机，后面带一个大爬犁，估计东西都能装上，人只能跟着走。不出意外，两天就能到达，夜里在老乡家住一宿。三分场和第一生产队是什么样呢？我如实告诉大家，都是新建单位。第一生产队现在只有两栋马架子，是铁道兵同志们给搭的，还有一顶军用帐篷。帐篷可以做饭，马架子可以住人。大家到那里，保证有饭吃，有地方住。同志们都是军人出身，对于军人，我想有了这两条，其他的困难就不难克服了。以后我们自己动手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秦参谋陪着大家，一路很辛苦，到今天为止，他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，要返回部队了，接替秦参谋的是小骆同志，他要负责把同志们送到目的地。现在就认识一下吧，有事好联系。

小骆同志，二十多岁，中上个头，人很机灵，戴一顶狗皮帽子，站出来给大家敬一个举手礼。大家回答的是一阵噼噼啪啪的掌声。这位接收代表，把人交给小骆，就告辞了。秦参谋没有走，他想帮助大家往爬犁上装行李，还想目送大家向荒原走去。

不远处，停着一台链轨拖拉机，后面拖着一个大爬犁。拖拉机没有熄火，小油门空转，发出不大的轰隆轰隆的响声，车灯像两只青蛙的大眼睛，注视着大家，耐心等待。爬犁的大平台，比解放牌大卡车的货箱还长还宽，更能装东

西。大家把自己的行李、皮箱、柳条包、木箱、背包等个人物品，全部放到爬犁上，然后，由两名拖拉机手，用绳子左一道右一道横一道竖一道捆好，防止路上滑落丢失。

东西装完捆好，爬犁的平台四周，还有三四十厘米的空地方，可以坐人。秦参谋高声喊：“谁是病号？病号坐上吧。”没人站出来。他又喊：“女同志坐上吧。”一共五个女同志，没有一个想坐的。他一眼看到齐福琴走来，便喊：“齐福琴同志，你坐吧，带个头。”齐福琴回答：“秦参谋，这个头我就不带了吧，我身体棒，能走。二百里路，小菜一碟。我看这个地方先留着，走路过程中，谁有‘情况’谁就上，好不好？”秦参谋马上表态：“这个意见正确，就这么办。”

拖拉机起步。齐福琴对秦参谋说：“你跟我们一块去吧，看看大荒原是什么样。”“这次就不去了吧，等组织批准我去北大荒，我一定去找你们。”“好哇，我们以主人身份欢迎你。回去代我们向首长和同志们问好，请他们放心，我们会经受住考验的。”秦参谋紧紧握住齐福琴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我相信你，福琴同志！”接着，他同所有人一一握手，并高声告别：“同志们！再见。等待你们的好消息。”

秦参谋，上尉军衔，三十来岁，为人热情，是部队派来送人的，一路上跑前跑后，为大家做了很多事情，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和好感。他的任务完成了，但是，他的心情并不轻松：没想到丢了一个人！怎么向首长交代呢？还是自己没尽到责任啊！

当他看到齐福琴整天快快乐乐、无忧无虑的样子，就像到姥姥家串亲戚的孩子，心里自然很高兴。可是，当看到沉默寡言的大老庄愁眉苦脸、唉声叹气，心里又是另一番滋味了。

大老庄在部队做后勤工作，上尉军官，三十多岁，在这四十多人中，他岁数最大，心事也最重，不停地抽烟，很少跟别人交谈，还不停地叹气。秦参谋曾主动找他谈话：“老庄同志，身体不舒服吗？有病我领你去看医生。”老庄牙一龇笑了：“谢谢你，秦参谋，我没病。”“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，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？”老庄没有立即回答，连抽几口烟，才开口说话：“我四三年

参加八路军，今年三十五岁。没有什么文化，工作能力也不强，不能适应部队现代化建设需要……我早就想转业。去年，打了申请报告，寻思着回我们小县城去，能被安排一个适当的工作——但是，组织上挽留，说工作需要，明年可以考虑，没想到……这次来北大荒我也是同意的，参加革命十多年，这点觉悟还是有的……来之前，组织上对我很照顾，给我几天假，把爱人和孩子送回老家了。现在，让我最牵挂的是我的儿子，八岁了，很聪明，很懂事，上小学二年级，学习成绩也很好……可是，我们村子里的学校办得不行，北大荒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学校。我们这一代人吃了没有文化的苦，我们的孩子……唉！”

随着老庄不紧不慢的诉说，秦参谋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。他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人，对老庄安慰道：“像你这种情况，肯定不是你一个，领导会优先考虑这个问题的，到时候，你就可以把老婆孩子接来了。不要悲观，你是‘老革命’，我相信你会想得开的。”他听到的却是老庄更沉重的叹息。他明白，实际困难摆在那里，不是几句安慰话就可以解决问题的。他是个文化人，明白孩子上学的重要性，更明白孩子上学有最佳时期，错过了就没办法弥补了……

分别的时候，他最后跟老庄握手，小声问了一句：“老庄同志，你有什么话想对首长说吗？我可以传达。”

老庄又是咧嘴一笑：“谢谢小秦同志，我想开了。请代我向首长问好。”他明白，革命军人，必要时就得做出牺牲。

拖拉机在前面开路，人们跟在后面行走，齐福琴转过身，面向大家问：“同志们！咱们唱一个歌好不好？”大家说：“好哇。”她又说：“唱《解放军进行曲》吧。”说完就起头：“向前向前向前！——唱！”大家一起跟她唱起来：

向前向前向前！

我们的队伍向太阳，

脚踏着祖国的大地，

背负着民族的希望，

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。

……

这支激昂的革命歌曲，曾鼓舞无数革命将士，走向杀敌的战场。如今，它

又鼓舞广大转业官兵徒步走向广阔的荒原……

他们朝东，走在密山和虎林两县之间的公路上。公路的路面完全被大雪覆盖，两边的雪墙有一米多高，中间是推土机推出的道路，很窄，错车时要特别小心，一车停下，另一车慢慢通过。路面高低不平，软硬也不一样，人走在上面深一脚浅一脚，非常吃力，没走多远，大家都出汗了，人们把衣服扣子解开，把外衣脱掉。有一位女同志不小心，把脚崴了，走路一拐一拐的，她第一个坐上了爬犁。

出城不远，就遇到一个有三十人左右的队伍，没配汽车，也没配拖拉机，东西完全由自己带，肩挑背扛手提。他们步伐坚定，情绪饱满，喊着唱着，就从这种乐观精神，不难做出判断，他们是一支真正徒步走向荒原的垦荒人。小骆同志告诉大家：“他们去的地方比较近，不会超过一百五十里。”

这样徒步走向荒原的队伍，接连又碰上七八伙，每伙少则二三十人，多则四五十人。比较起来，他们算是幸运的，不用自己扛行李。

后面过来一个汽车队，有四五辆车，打着红旗，唱着歌。汽车开得不快，在雪路上摇摇摆摆、颠颠簸簸，从他们身旁通过时，车上的人向他们摆手打招呼，此刻，车上车下欢呼了一阵子。小骆同志又告诉大家：“他们是去乌苏里江畔、饶河县境内的，大约三四百里。汽车明天还不一定能回来呢。”一天之内，在他们身旁通过的车队，少说也有四五个。

走累了，人们情绪有些低落，齐福琴又领着大家唱歌，从“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。……”，到“革命人永远是年轻……”，再到“我是一个兵……”等等，唱了一个又一个，唱了一遍又一遍，用歌声鼓劲，用歌声激励大家，也激励自己。在战争年代，行军途中，她就是这么做的。对于行过军打过仗的老兵，走二百里路，根本不算什么。对于机关兵、学生兵、知识兵，还有某些女兵，却是个不小的考验，但齐福琴除外，因为她受过长途行军的锻炼。

天黑透了，拖拉机在一个小村庄前停下，各家的窗子透出橘黄色的点点灯光。小骆通知大家在这里过夜休息。老乡们非常热情，像对待子弟兵一样对待他们，每家都准备了饭，并把热乎乎的炕头让出来。疲劳的他们吃饱肚子，坐